

悠游·十八湾

在腾冲乡下赶集

| 符志刚 文 |

仲春时节，偕夫人来到云南作短期休闲旅游，入住于腾冲市郊曲石镇旁的高黎贡小镇。3月5日，适逢当地五天一次的大集，遂兴致勃勃地去实地体验了一把。

上午八点左右，晨曦微露，我们来到了位于曲石镇政府南侧的集市里，但见大街小巷两边，已是摊贩云集，人声鼎沸，附近乡民或肩扛手提，或头顶背驮，或吱吱呀呀地推着小车，满载着各种土特产品和农用物资，赶赴这里参加交易盛会。

我们沿着集市，走走停停，看看瞧瞧，感受着人间这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。目睹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场景，我的思绪悠然穿越到了五十多年前，年幼的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奶奶、妈妈和姑姑，一起到老家青阳街上赶庙会的情景。当时尚处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农村里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当匮乏，然而五天一次的庙会，总是乡亲们心向往之的盛会，平时见不到的各种稀罕物资，买不到的紧缺生活用品，都会在这里变戏法似的涌出来。这对于早已习惯了贫瘠生活的父老乡亲们来说，即使因囊中羞涩而买不起任何东西，但只要到庙会上逛上一圈，饱一下眼福，便足以抚慰他们荒芜的心灵了。彼时的农村庙会，承载着农人们几多的生活乐趣和精神寄托啊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离开家乡，来到都市求学、工作、成家，逐步远离了农村，那熟悉的庙会盛景，也在脑海中渐行渐远。然而，当曲石古镇的集市盛景如此生动逼真地呈现于眼前时，我的内心又是何等的亲切和愉悦。那一筐筐新鲜欲滴的果蔬，一篓篓五颜六色的干货，一排排香醇可口的小吃，一件件古朴精巧的农具，一张张朴实憨厚的脸庞，无不勾起那珍藏于心灵深处的美好回忆。

曲石镇位于巍峨的高黎贡大山脚下，距腾冲市区约三十公里，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四季宜人的气候，孕育了茂密的森林和丰饶的珍宝特产，有三七、当归、灵芝、天麻、人参、黄精等高档中药材，有百香果、胭脂果、小青果等稀奇古怪的水果，还有松茸、羊肚菌、红菇、竹荪、小香菇、虫草花、秋耳等名贵菌菇，以及皂角米、黄生姜、山核桃、土鸡蛋等风味特产。土特产价格大都较便宜，如黄生姜、番茄都只要2元钱左右一斤，青菜、萝卜、韭菜等1元钱一斤。近几年来，由于外地游客的不断涌入，名贵土特产的需求量不断增多，原先比较便宜的山货，行情也是水涨船高，如皂角米120元

一斤，野生灵芝、西洋参200元左右一斤，红菇、羊肚菌、天麻等都要400多元一斤。昔日老实纯朴的山民，受各地来客的影响和熏陶，也学会了看人出价，若顾客是打扮光鲜亮丽、操外地口音的外地人，一般来说出价会偏高些，而精明的游客则会讨价还价，甚至杀半价，临了山民们都会憨憨一笑，爽快成交。

近年来，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，当地一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，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，纷纷背着挎包，手持手机，穿梭于集市熙来攘往的人群中，或蹲或站，用夹杂着浓重方言的普通话，现场做起网上直播，向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推销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物产。这种通过网络现场直播的营销手法十分有效，我站在一边，仔细观察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直播。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里，她就谈拢了两桩生意，分别成交了两斤皂角米和五斤臭油（一种用当地出产的香果压榨出来的食用油），皂角米每斤130元（每斤可赚差价10元），臭油每斤60元（可赚差价5元），也就是说，她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赚了45元钱。趁着间隙，我笑着问她，半天集市直播可以收获多少？她笑着说，运气好的话，可以赚到干把块，再不济，三五百块总会有，当然，要通过屏幕打动顾客下单，首先要掌握拍摄技巧，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，仿佛是在逛集市挑货；其次要有鼓动性极强的营销口才，说服顾客心动买货，直到微信支付，才算大功告成。我站在街边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整个集市上，大约活跃着四五十个直播的身影，再粗略估算一下，当天通过他们的直播平台，大概可以销掉价值30万至50万元的土特产。看来，现代化的传播方式，不仅赋予了年轻一代山民全新的致富模式，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。

我们在集市上走走停停，挑挑拣拣，饶有兴致地逛了一个多小时，先后采购了十几斤山货，包括西洋参、皂角米、红菇、核桃油、红茶花油、黑糖、萝卜干、莴苣干，拎在手里沉甸甸的。正寻思着大包小包的怎么带回家呢，当地向导小刘说，可以打包快递寄回去呀，镇上有好几家快递公司呢，离集市很近。于是就就近找到一家快递公司，仅花十几分钟时间，就完成收货、打包、封包、称重、付费等邮寄程序。肤色黝黑、体型精瘦、手脚灵活的快递店老板说，三四天后，这些宝贝就可以寄到您家啦。

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小镇赶集，真的不虚此行。

众生·人民路

女教授握手

| 言子清 文 |

握手，作为相互见面或分别时的一般礼节，最为简易了；但对北京来的顾教授来说，这次却遇到了意外。

这是一个星期天上午，顾教授和原葑溪中学（今无锡市石塘湾中学）1953届初中毕业的十多位同学，欢聚在她故乡无锡古色古香的茶楼。下午3时，顾教授还要赶去钱桥舜柯山给母亲扫墓，于是，对昔日的同窗们略带歉意地说：“你们再聊聊吧，难得相聚的，我先走一步了。”

确是难得。眼一眨，半个多世纪了！往年童真未脱的少男少女，而今已步入老年的行列，顾教授青丝的黑色素，已化作桃李的芬芳了，如果在大街上相遇，肯定多认不得了。时光不饶人哪。今天他们在茶室淡雅的灯光下，回顾过去的足印，品味香茗，品味乡情，品味岁月的沧桑。但，尽管成就有大小，遭际不同，相貌陌生心相通啊。

顾教授要提前走，大家送她到茶室门口。为赶时间，她匆匆与大家一一握手，而当她伸长着手与站在最后面的福民同学握手时，惊呆了：她接触到的不是他的右手，而是一只空空的袖管！慌乱之中，空袖管被她从他的衣袋中带出来了，顿时，这只空袖管空荡荡地垂挂在他身体的右边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顾教授连说两声。

这时，大家才想起，福民童年丧父，一家六口靠他母亲做点小生意为生。1946年冬天，少年福民去火车站卖茶，列车开动了，乘客来不及递钱，将钱从窗口摔下，福民急忙跑去拾，不慎跌倒，他的右臂被车轮轧断了，全家失声痛哭……而福民，手失骨气在，拼搏着，后来在故里小街上开了一日日用品小店，忙里忙外。他说：“活着，真不容易。劳动着就快活。”

顾教授联想到自己5岁时，父亲将她母亲、妹妹和自己抛弃后，全家靠母亲一人以缝纫维持生活的情景。她离开故乡无锡后，入读清华大学，毕业后留校执教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升任清华大学当时少有的女教授之一。“男人能办到的事我一定也能办到！”在逆境中长大的她，以辛酸苦辣为动力。如今儿子和女儿都事业有成。她想念一手将她与妹妹拉扯大的慈爱母亲，百忙中抽空作此故乡之行，恪尽孝道，顺便探望初中时的同学。现在，她走近福民，双手不是握着他的左手，而是握着他的空袖子，握着那一截惨烈的痛！永不忘却的那个时代留下的这样那样的痛！尔后，虔诚地，仍然将空袖子轻轻地塞进他右边的衣袋里，并与同窗们互勉：“来日方长，一路平安！”

走出茶楼，见到马路对面那所有名的小学门口，已有家长早早地在边看报刊，边等小孩子放学了。顾教授蓦地想起远在他乡的孙子和外孙女，决定回北京后给他们发电子邮件，告诉他们今天关于握手的真实故事，附带告诉他们：人活着，即使只有一只手，也能给别人带来方便……

语丝·五里湖

鹅湖遐思

| 邹炜 文 |

傍晚来到湖边。湖叫鹅湖，大如西湖，湖还有一个名字叫鹅鸭荡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这片湖状若鹅鸭。

站在堤上。有风。卷起的不是巨浪，却也不是细浪。浪花有些浑，没有规则，像刚刚路过的村庄和村庄里的农人，粗糙，亲切。

湖面宽阔，却还隐约望得见对岸。先生无数次向我描述过顽童时代与这片湖的游戏，其中也包括游到湖的那边，那个叫“北桥”的地方。

苏州境内的北桥，与无锡境内的荡口一衣带水。鹅湖古称濠湖，向流入苏州的漕湖，濠湖与漕湖，这个名字看起来实在像极了一母姊妹。濠湖边的荡口人讲一口吴语，漕湖边的北桥人爱唱锡剧……荡口与苏州的缘，自古不解。

去到明朝走一走，可以看到，鹅湖边的真赏斋、水月庵，吸引了多少吴中名贤如沈周，如唐寅，如徐祯卿，如文征明父子，在此相与徘徊，眺望

于波光云影之中……

吴门才子文征明于八十岁、八十七岁两次作《真赏斋图》，记录他到荡口和真赏斋主人华夏品香茗，聊艺术的景象。两幅《真赏斋图》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
鹅湖水域在元代王仁甫《无锡志》里为“东西四里南北三里”，而在钱穆《八十忆双亲·师友杂忆》中则“东西广五里，南北长十里”。对数字极其迟钝的我，却知道这吸纳周围百川众水的鹅湖广约八千亩。

遥想某年端午，“绝少举家欢欣同乐”的钱穆一家，在父亲的率领下，雇游船自这鹅湖而至镇上，一路上“灯火照空，锣鼓丝竹喧天”，湖还是那片湖，却早已不见当日这等不同凡响的娱乐活动，只有那条堤岸寂静而绵长……

不远处有一孤岛神秘兮兮立于湖中，其上茅草丛生，在风中摇摆不息，偶有水鸟的叫声飘到岸边。



这真的是一块还未受污染的最自然状态的湖。曾几何时，结伴而来游泳的人让这片荒滩热闹了一个又一个炎炎夏季。先生教会我游泳后，一家三口也在这里欢笑闹腾了好几个夏天。当然有人嫌湖水脏，却不晓得至清无“娱”。清澈见底的泳池里，分明是一锅待煮的饺子。在这湖里，有油浪拍岸，有风卷草藻，在这里才算泳者。

天色渐暗，星光以及可以相约饮酒的月，让我遥想起此地的前贤古人们，是不是就在这月色之下品

茗、唱和？

我依稀看到，他们在湖中泛舟的样子。

《奥义书》上说，凝视日落、山崖而发出赞叹，是与神性融会的时刻。此刻面对这鹅湖烟波，我没能忍住我的矫情——鹅湖守护着的村民，一辈子没出过什么门，却活得有滋有味，风景真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涤除凡尘杂念。眼下的景致和生活，远比旅行重要，把热情放在遥远的陌生旅程上，这是舍本逐末。

湖水不言，全在荡口人的心里。